

集部

見素集奏議卷六

明 林俊 撰

奏議十四篇

秋臺稿

請勤學疏

刑部尚書臣林俊謹奏為勤聖學以隆聖政事嘉靖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即今天氣炎熱

經筵日講都免了到八月内來說欽此欽遵臣始而疑繼而知此故事也然學緝熙于光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莫止於晝莫病於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傅說告高宗念終始典于學君所自學臣所論學要皆如是也唐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乃寢宋太宗年老猶喜讀書仁宗邇英講讀未嘗少廢此故事也我太祖有觀心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於兩廡揭洪範於座右朝夕省覽太宗

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宣宗謂楊士竒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册對曰帝皇勤學問宗社生民有賴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勅勉諭曰朕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爾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憲宗孝宗循行無改我國家列聖勤學故事在爾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輟耶古者之教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冬夏正讀書之時何可輟耶且經筵之聽

講頗不謂勞文華之清燕亦不謂熱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為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太祖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陛下天稟穎異聖性精純誠於此時日親儒臣以講求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神有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有所持循臨人出

政有所據守自不出型範之外是謂有堯舜之心斯有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澤矣臣竊意經筵日講俱不可輟或盛暑隆冬暫輟經筵而不廢日講留神無間之實功以為終身受用之實地其間有衰老之臣不堪久立則師臣有坐論故事尤屬謙沖近臣若暫免自隨亦見體恤臣林野日長言猶近腐然忠愛一念實切由衷無任勤懇顧望之至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六月初三日奉聖旨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悉卿忠愛

至意該衙門知道

止司禮監奏補應役人匠疏

奏為立剛德以杜亂原事臣聞君人者信道不篤則守善或移析理不精則多聽易惑天下之事革之難而壞之所以易也陛下嗣統之初回斡大亂易若轉丸而數月之間政令似若矛盾旁門曲徑若有所私售其間臣莫測其然意者剛未至爾夫君德象乾易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執是臨人孰敢有妨我之政以害我之治者哉

臣近聞司禮監缺人應役陛下為下其奏兵部議處臣謂此壞革之端司禮既乞諸監局容有不乞司禮既復諸監局容有不復者哉則不特一匠役為然凡冒濫之官旗軍勇人匠以及淨身者流無有不復者矣陛下垂情釐革以慰悅天心光昭祖烈而歆動天下者將謂徒名無實而大臣言官之協力一心為國當怨以贊掖釐革者亦將謂徒勞無功矣是固壞革之端階亂之始大法大體固未暇論不知今日中外之府庫何以繼財中

外之倉廩何以繼粟近者軍士之殺撫臣辱巡使犯有司大槩見矣司禮讀書識事為諸監局之首而開端啟釁顧為諸監局之先是何燭幾之暗見事之左而謀國之疎均失之矣臣謂乞補供應決不可從惟體剛於乾致孚於革執固於恒以不為禍始臣不勝至願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六月二十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正違禁番貨黄縣給主疏

題為正大法以杜大奸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刑科抄出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等奏為議處贓罰事該
貴州司追問犯人蔣義山等浙江司追問犯人黃麒等
違禁私販番貨例該入官蘇木共三十九萬九千五百
八十九斤胡椒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銀三萬
餘兩奏要不候年終先解內府收貯公用等因該本部
覆題奉聖旨這販賣商貨已有旨給主了欽此欽遵抄
出到部送司案查未見奉到給主明旨秪該南京刑部
先題為分理事內開問得犯人李惠招稱廣東市舶司

太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等探聽暹羅占城等海船番
貨到岸私下收買蘇木胡椒并乳香白蠟等貨裝至南
京匿稅致被盤出問罪及參牛榮趙文魁濮鉞違法等
因題奉聖旨提了問欽此又查該都察院題該南京刑
部貴州清吏司見監犯人蔣義山奏為乞恩辯明分豁
陷害事義山等於廣東各備資本收買土紅木并香料
等貨告給批票到於南京被高賓陳玖計謀捏告問擬
重罪貨物入官等因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該

刑科叅出蔣義山倚仗官勢貨賣土紅木乳香等物被人告訐將前貨沒官必係不法或来歷不明飾詞奏辯事屬違罔等因通抄到道具呈該院看得蔣義山等倚官市利欺公玩法被人告發貨已入官罪何能免明有買囑通同牽搶掩飾誠如該科所叅欲將奏詞立案不行等因題奉聖旨還著南京刑部查勘應否給還来說欽此欽遵移咨南京刑部未見查報及查無欽准給主緣由在卷案呈到部臣私憂過計方嘉靖之初元即有

此不意專擅之事欺公罔上納賄養奸其流將有不可禦者萬一播諸天下傳諸四方為初政之累不細查得見行條例通番下海買賣刼掠有正犯處死全家邊衛充軍之條收買蘇木胡椒千斤以上有邊衛充軍貨物入官之條所以嚴中外之辨謹禍亂之萌今義山等倚仗威權多買番貨途次騷擾不言可知天幸匿稅事發治其罪而沒其贓將牛榮等叅奏提問陛下方俞正法之請尋啟用倖之端忽又於議處贓罰本内有販賣商

貨已有旨給主之批夫以勘報之奏未來處分之旨何出將謂徑批犯人之奏尤非正大之體所宜且該科不知部院無至是旨從何出哉無惑乎人人私駭而謀國永憂也昔燕昭侯命藏敝袴侍者惑焉侯曰明主愛一嚬一笑敝袴豈特嚬笑吾以待有功者今三萬餘兩之物果一敝袴比給還罪人果賜有功比皆臣之所未喻也況今府庫匱竭是贓既足破蠹結之奸亦足承供具之乏而畀之匪人棄若餘水其不深可惜哉中間必有

售術之人伏望陛下大奮乾剛立斷是獄將代為營救并請託之人下之法司明正其罪贓物照舊入官使譊間不行矯偽無託仍望自今以始凡百章奏斷自宸衷之內閣之議令司禮一二文學老成親謄務從擬票毋涉輕改庶詞旨簡嚴政令純一聖化協于人心王言震于人聽為世世頌美幸甚無任激切願望之至謹題請旨嘉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你每既這等說贓物照舊入官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奏為舉大禮以成大孝事臣聞人子於親生事葬祭致無已之情以自盡如存之敬故曰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茍其尊親也至矣先王制禮生有事死有思初喪即立喪主以成其為喪既葬即立祭主以成其為祭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體仁宗亦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陛下光起親藩入

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惟興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虚尤禮不可緩者宜准先朝故事擇興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襲封興王繼興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曲盡無遺矣所以遲久而未决者或謂欲待前星輝祥螽斯衍盛然後分封為興國後臣以為不然陛下之子則興獻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禰其祖而名實紊非禮也天子之子長則帝次則王雖百斯男皆有封土何待一興國耶或謂宜封

親王次子嗣王暫主興獻之祀俟皇子稍長襲封真王主其常祭暫主之王别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為不然夫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既主其祀即為之後不容復易且陛下大婚未舉儲貳有待興獻主祀容一日無耶雖曰遣祭然既父正統之孝宗義不得又父本生之興獻歳時遣官相望道路乃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槩以人後之説則精意未必感孚冥漠未必饋饗非惟失禮之正亦莫識鬼神之情狀矣或謂親王亦有不立後者而

無長立次繼伯以姪率用為常濮王宗懿之立立次者也共王景之立繼伯者也興獻茂毓聖明入繼大宗顧不得世食小宗之祀如在之神殆若有未安者或又謂安陸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為不然昔周文武以德厚長世豐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慼無謂之小見廢必舉之大禮以絕本生之祀謂陛下為之乎或又謂興獻立國已久土賦甲於他藩臣又謂此閭巷鄙俗之論天子天下為家不宜過自封殖王祿歲既有常

數矣土田僅宜十分為率錫之二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則親親仁民並舉不悖是為堯舜之仁政道無先於此者臣既老既耄難以強立治朝恐臣身一南議者互異或緩以失時或雜以愆禮或利以害義貽聖朝萬分一之悔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竊謂乘未大婚之先舉此主祀之典亦禮之序孝無大於此者伏望特勅輔臣禮官主持正義叅以臣言急速立後以慰興獻遺靈副中外人心之望臣無任顧幸之至謹具奏聞嘉靖

元年八月十九日奉聖旨禮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一疏

奏為年老不任事寄乞容照舊致仕事臣學術素下體質亦薄新詔之起辭至再而登途至四而後入京預草三疏意面覲天顔堅辭不就職而退又恐聖衷未諒衰邁而勉强就列實非臣所堪也祠是天申有期恩厠嵩呼以仰祝聖壽慶禮既舉猶未敢陳第念衰謝之年精神倦怠步履艱難常恐拜起蹉跌為班行齒笑而刑書

緇閲隨過隨忘朝列周旋如醉如夢昨以陪祀地壇尤覺撐支無力追思孔子吾衰之歎正及七十之年今臣七十有一衰既有加禮致仕之期則又過之學不加新而識不逮舊筋力亦重有不堪者矣如蒙伏望皇上憐臣老朽放令致仕桑榆景暮固屬於本懷而葵藿心長敢殊於在位無任激切求憐之至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職司邦禁竭盡公勤新政之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

用心供職以副朕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二疏

奏為再乞天恩矜憐衰朽容令致仕事臣年過致仕節該奉聖旨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職司邦禁竭盡公勤新政之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用心供職以副朕意所辭不允欽此臣受恩深厚揣分無能屬景衰遲捫心如失竊惟禮七十而致仕孔戣年及而請范鎮呂誨年未及而請司馬光年五十引去前輩後輩之

所視為準者也臣四十五引去五十五而致仕六十而又致仕今已踰七之年力既不能禮又不可易退之懷殆與初異矣所以七千里而決来三月而又求去人臣委曲事君道或如是爾夫仕貴夫時者也臣此時不仕無其時此日不仕亦無其日矣其容不熟計耶出無寸補老馬徒㢢於末途退得少休倦鳥終安於暮木伏望皇上容臣照舊致仕使天下後世知嘉靖多君子之朝亦有委心明分之輩進退亦兩尊矣玆幸陛下日勤聖

學日親聖政自是而不已焉以法天之純行天之健立公大之體以防未然之欲則聖德齊天聖政合天而聖壽亦與天無極斯忠愛之素心也無任祝願祈懇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朕念卿先朝舊德新政之初特先召用近引年求去已有旨慰留如何又有此奏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節財用以謹天戒疏

奏為節財用以謹天戒事邇者南京雷電異常風雨暴至拔木發屋陵廟震驚湖廣江西鎮江崇明之間江海泛溢涯居島聚之民淪胥以没者不可勝計父老相傳皆謂百餘年來無此災異皇上撤樂避殿祗懼靡寧勅諭羣臣交相警戒臣仰體聖懷日夜思過求其端而未可得也姑以今日最急者言之昔人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國家聖聖相承躬行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武宗承之固豐豫時也而盜國之徒乃

盡取而濫費之帑藏匱竭海内虛耗陛下承之則盡極
而困時也雖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尚
有未盡然者方今四疆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需
日急民窮無所於歛所恃以應之者内帑之餘耳然私
計所蓄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嗷嗷待哺之民尚無足
以副之且歲供之費幾十倍於昔譬之治桑向一蠶而
百葉今一葉而百蠶其可不思所以為繼哉兹者大婚
有期六禮之儀固有不可易者但先朝故事内外賞犒

所視為凖者也臣四十五引去五十五而致仕六十而又致仕今已踰七之年力既不能禮又不可易退之懷殆與初異矣所以七千里而决来三月而又求去人臣委曲事君道或如是爾夫仕貴夫時者也臣此時不仕無其時此日不仕亦無其日矣其容不熟計耶出無寸補老馬徒潡於末途退得少休倦鳥終安於暮木伏望皇上容臣照舊致仕使天下後世知嘉靖多君子之朝亦有委心明分之輩進退亦兩尊矣兹幸陛下日勤聖

學日親聖政自是而不已焉以法天之純行天之健立
公大之體以防未然之欲則聖德齊天聖政合天而聖
壽亦與天無極斯忠愛之素心也無任祝願祈憐之至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
朕念卿先朝舊德新政之初特先召用近引年求去已
有旨慰留如何又有此奏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節財用以謹天戒疏

奏為節財用以謹天戒事邇者南京雷電異常風雨暴至拔木發屋陵廟震驚湖廣江西鎮江崇明之間江海泛溢涯居島聚之民淪胥以没者不可勝計父老相傳皆謂百餘年來無此災異皇上撤樂避殿祗懼靡寧勅諭羣臣交相警戒臣仰體聖懷日夜思過求其端而未可得也姑以今日最急者言之昔人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國家聖聖相承躬行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武宗承之固豐豫時也而盜國之徒乃

盡取而濫費之帑藏匱竭海内虛耗陛下承之則蠱極而困時也雖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尚有未盡然者方今四疆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需日急民窮無所於斂所恃以應之者内帑之餘耳然私計所蓄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嗷嗷待哺之民尚無足以副之且歲供之費幾十倍於昔譬之治桑向一蠶而百葉今一葉而百蠶其可不思所以為繼哉兹者大婚有期六禮之儀固有不可易者但先朝故事内外賞犒

為費尤多若於此時一一而強舉之是謂時詘舉贏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爾物可節也賞尤可節也昔漢文帝綈衣革履後宮不御珍飾以示朴為天下先臣願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畿輔以及荒陬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羡而和氣亦臻臣一得迂愚輒思自獻無任恐懼悚息之至緣係節財用以謹天戒事理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元年九月初七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論御史楊百之陰右張儀疏

奏為乞罷黜以全大體事臣素性昏愚年老龍鍾加以久處山林事體少習近者御史楊百之追論江西之事謂張鋭張儀陰主蕭淮告變不知宸濠之反非鋭無以自固非儀無以自通其後陰主有無固未可知然亦不過量事必敗又為脫禍之計此奸人之巧豈真有忠愛之心者哉楊百之追論遺功及之非私則顯朝論大駭

而左給事中安磐劾之本出於公而楊百之之辯却涉羅織陛下特下法司併議時本部左侍郎顏順壽偶疾不出臣獨采人言持正論因吏部之議而推言之蓋已明致是非輕重其間自宜伏請聖裁而智慮不及復議法司會問本發即悔追回無及竊念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輕逮言官如臣所奏未免失之狷急誠恐言路阻抑咎自臣始實為聖政深累猶幸未奉明旨伏望皇上憐臣耄昏特賜罷黜放歸田里量處楊百之寛處安磐將

情重張儀如法提問庶國體猶全公法不紊臣不勝愧幸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元年十二月初六日進初八日奉聖旨這事朝廷自有處置覽奏具見卿奉公守法忠誠不欺至意宜照舊安心辦事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

闢異端疏

奏為闢左道以正人心以扶世教事臣惟聖人之道一而已矣非聖人之道以為道者左道也如佛老是也上

為費尤多若於此時一一而强舉之是謂時詘舉贏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爾物可節也賞尤可節也昔漢文帝綈衣革履後宮不御珍飾以示朴為天下先臣願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畿輔以及荒陲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羡而和氣亦臻臣一得迂愚輒思自獻無任恐懼悚息之至緣係節財用以謹天戒事理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元年九月初七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論御史楊百之陰右張儀疏

奏為乞罷黜以全大體事臣素性昏愚年老龍鍾加以久處山林事體少習近者御史楊百之追論江西之事謂張鋭張儀陰主蕭淮告變不知宸濠之反非鋭無以自固非儀無以自通其後陰主有無固未可知然亦不過量事必敗又為脱禍之計此奸人之巧豈真有忠愛之心者哉楊百之追論遺功及之非私則顯朝論大駭

而左給事中安磐劾之本出於公而楊百之之辯却涉羅織陛下特下法司併議時本部左侍郎顔頤壽偶疾不出臣獨采人言持正論因吏部之議而推言之蓋已明致是非輕重其間自宜伏請聖裁而智慮不及復議法司會問本發即悔追回無及竊念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輕逮言官如臣所奏未免失之狷急誠恐言路阻抑咎自臣始實為聖政深累猶幸未奉明旨伏望皇上憐臣耄昏特賜罷黜放歸田里量處楊百之寛處安磐將

情重張儀如法提問庶國體猶全公法不紊臣不勝愧幸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元年十二月初六日進初八日奉聖旨這事朝廷自有處置覽奏具見卿奉公守法忠誠不欺至意宜照舊安心辦事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

闢異端疏

奏為闢左道以正人心以扶世教事臣惟聖人之道一而已矣非聖人之道以為道者左道也如佛老是也上

古聖神以道治天下如黄帝堯舜皆久於其位運祚靈
長百姓壽富休祥荐臻時未有佛老也老始聞於周末
佛後漢始入我中國自是求不死之藥於海上求佛經
四十二章於天竺捨身同泰師事靈素可謂事佛之謹
奉老之勤者矣然秦皇短祚漢明國亦不永梁武餓臺
城宋徽辱漠北福利不聞得禍常慘佛老之不足信亦
已驗矣臣又舉其近者言之劉瑾錢寧相先崇尚瑾作
玄明宫寧作石經廟皆窮極壯麗尊祀酷信莫盛此時

卒之身磔于市財籍于官而族為之赤玄明石經諸神安在蓋畧不聞也皇上入正大統昭德塞違今日毀玄明宫明日毀石經廟又明日毀無名寺觀裁抑僧道可禮部齋醮之禁此時天人交應風雨順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豈非敦崇正道疎斥異教乃更得福之驗與邇者拜佛之禮漸勤齋醮之費滋盛前日所革從而興之矣前日所闢又從而信之矣而海溢地震風雨卒暴拔木發屋漂溺之慘固在此時也其槩殆可見矣孟子曰

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也恐此風一開將至邪說暴行肆行而莫之救人心世教其固小小哉頃者經筵進講攻乎異端發明孔子之言與我聖祖之立論可謂曉然明白陛下舍祖宗孔子之法誰法耶昔人有言示人以正猶恐不正况示以不正乎國家建立學校以教民秀諸不在孔子之術者不與焉間得孔子之似以輔世長人者無幾僧道類皆庸流冥頑無識縱有佛老之法亦非此輩能學况其法本

無耶方今內外公私俱匱京師米價騰涌而貴臣富室齋醮聯絡豈非上有好而下有甚者耶夫豐財之道去其所以害財者爾齋醮所謂害財者也而歲費不貲貴臣富室民庶之費又不知其幾其不深可惜與伏望聖明痛絶二教一遵我聖人之道因齋醮之費為兵民之供庶人心正世教昌而國用亦足當此萬國來朝之會為此大聖人希闊闢邪之舉華夷頌德八表同風所謂德流行速置郵而傳命其不信夫惟聖明留意臣不勝

古聖神以道治天下如黄帝堯舜皆久於其位運祚靈長百姓壽富休祥荐臻時未有佛老也老始聞於周末佛後漢始入我中國自是求不死之藥於海上求佛經四十二章於天竺捨身同泰師事靈素可謂事佛之謹奉老之勤者矣然秦皇短祚漢明國亦不永梁武餓臺城宋徽辱漠北福利不聞得禍常慘佛老之不足信亦已驗矣臣又舉其近者言之劉瑾錢寧相先崇尚瑾作玄明宮寧作石經廟皆窮極壯麗尊祀酷信莫盛此時

卒之身磔于市財籍于官而族為之赤玄明石經諸神安在蓋畧不聞也皇上入正大統昭德塞違今日毀玄明宮明日毀石經廟又明日毀無名寺觀裁抑僧道可禮部齋醮之禁此時天人交應風雨順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豈非敦崇正道踈斥異教乃更得福之驗與邇者拜佛之禮漸勤齋醮之費滋盛前日所革從而興之矣前日所闢又從而信之矣而海溢地震風雨卒暴拔木發屋漂溺之慘固在此時也其槩殆可見矣孟子曰

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也恐此風一開將至邪說暴行肆行而莫之救人心世教其固小小哉頃者經筵進講攻乎異端發明孔子之言與我聖祖之立論可謂曉然明白陛下舍祖宗孔子之法誰法耶昔人有言示人以正猶恐不正况示以不正乎國家建立學校以教民秀諸不在孔子之術者不與焉間得孔子之似以輔世長人者無幾僧道類皆庸流寘頑無識縱有佛老之法亦非此輩能學况其法本

無耶方今內外公私俱匱京師米價騰涌而貴臣富室齋醮聯絡豈非上有好而下有甚者耶夫豐財之道去其所以害財者爾齋醮所謂害財者也而歲費不貲貴臣富室民庶之費又不知其幾其不深可惜與伏望聖明痛絕二教一遵我聖人之道因齋醮之費為兵民之供庶人心正世教昌而國用亦足當此萬國來朝之會為此大聖人希闊闢邪之舉華夷頌德八表同風所謂德流行速置郵而傳命其不信夫惟聖明留意臣不勝

至願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
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奏為錄名德以重士風事臣近見起養病祭酒魯鐸復
為祭酒士夫相慶旣之鐸以疾辭不允再辭允之屬有
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重其知
勸爾矣臣惟治道教化為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
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才贊天子以出治道

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為祭酒漢而下皆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輩人為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約質渾晦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孔治間謝鐸人品為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

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

陛下將亦同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為國祭酒尤賢才盛

衰所關伏望斷自宸衷參以內閣吏部果如臣舉亟賜

施行臣不勝幸甚謹具奏聞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杜私嫌以公大法疏

奏為杜私嫌以公大法事臣寄住本部朝房與錦衣衛

朝房相近嘉靖二年四月十四日晚臣退部回還見錦

衣衛朝房觀者如堵意必考訊强盜今早入朝始聞有

戶部主事羅洪載為因放粮責打錦衣衛百戶校尉被奏送鎮撫司究問羣校摧挫陵辱百端人言未必盡信但臣私度主事責打錦衣官校固為過當而錦衣奏發錦衣鞫問事體非宜恐有手下乘機報復之事況當聖明之世又修德以銷天變之時如此舉措負陛下多矣伏望俯聽臣言將羅洪載別下都察院究問庶法得其平人無私議緣係杜私嫌以公大法事理謹具奏聞嘉靖二年四月十五日進十六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至顧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

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奏為錄名德以重士風事臣近見起養病祭酒魯鐸復為祭酒士夫相慶既之鐸以疾辭不允再辭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重其知勸爾矣臣惟治道教化為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才贊天子以出治道

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為祭酒漢而下皆劉向韓愈劉毅吕公著楊時輩人為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約質渾晦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弘治間謝鐸人品為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

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
陛下將亦同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為國祭酒尤賢才盛
衰所關伏望斷自宸衷叅以內閣吏部果如臣舉亟賜
施行臣不勝幸甚謹具奏聞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杜私嫌以公大法疏

奏為杜私嫌以公大法事臣寄住本部朝房與錦衣衛
朝房相近嘉靖二年四月十四日晚臣退部回還見錦
衣衛朝房覲者如堵意必考訊強盜今早入朝始聞有

戶部主事羅洪載為因放粮責打錦衣衛百戶校尉被
奏送鎮撫司究問羣校摧挫陵辱百端人言未必盡信
但臣私度主事責打錦衣官校固為過當而錦衣奏發
錦衣鞫問事體非宜恐有手下乘機報復之事況當聖
明之世又修德以銷天變之時如此舉措負陛下多矣
伏望俯聽臣言將羅洪載別下都察院究問庶法得其
平人無私議緣係杜私嫌以公大法事理謹具奏聞嘉
靖二年四月十五日進十六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乞寢內降以正法守疏

奏為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階事四川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閏四月十六日該校尉陳賢齎捧駕帖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善代伸私忿事奉欽依是陳泰曹浩宋鈺張奉宋鐸李陽鳳梁方小陶兒錦衣衛都拏送鎮撫司打著問的明白來說欽此欽遵案查先為漏網餘黨挾讐撥置內臣毆打公差人役事奉本部送准工部咨據作頭宋鈺告稱差委城垣工所跟

隨委官陸員外看工計料有管工崔太監名下被革投充軍匠李陽鳳梁方時常向鈺言說要科斂鋪戶人等財物不遂計稟崔太監差寫字小陶兒督領軍牢捉至工所喝令重責二十五棍以致內損傷重吐血不止等情告送到部咨送到司已經行提李陽鳳梁方等到官小陶兒張奉未到續為修濬城壕等事准工部都水清吏司手本黏送刑科抄出巡視南城監察御史劉瀨題據牌兒頭陳泰等呈稱自嘉靖元年五月十一日至今

年閏四月每日撥夫十名每夫貼好錢五十文交與夫頭曹浩隨拘曹浩供稱崔太監分付五城每日撥夫十名每夫辦錢五十文打點管家及掌案李陽鳳梁方等用等因題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黏送到司查提問今奉前因見得前項人犯未經審問有碍職守呈乞施行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作頭宋鈺所告及巡城御史劉黼所參李陽鳳等撥置科斂等情事亦頗小忽闡奉旨取付鎮撫司打問臣等不勝

驚駭切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
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
察奸細鎮撫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太祖以鎮
撫司非法陵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
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
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
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
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

乞寢内降以正法守疏

奏為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階事四川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閏四月十六日該校尉陳賢齎捧駕帖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豁妄挽虚詞陷害良善代伸私忿事奉欽依是陳泰曹浩宋鈺張奉宋鐸李陽鳳梁方小陶兒錦衣衛都拏送鎮撫司打著問的明白来説欽此欽遵案查先為漏網餘黨挾讐撥置内臣毆打公差人役事奉本部送准工部咨據作頭宋鈺告稱差委城垣工所跟

隨委官陸員外看工計料有管工崔太監名下被革投充軍匠李陽鳳梁方時常向鈺言說要科斂鋪戶人等財物不遂計稟崔太監差寫字小陶兒督領軍牢捉至工所喝令重責二十五棍以致內損傷重吐血不止等情告送到部咨送到司已經行提李陽鳳梁方等到官小陶兒張奉未到續為修濬城壕等事准工部都水清吏司手本黏送刑科抄出巡視南城監察御史劉𪊟題據牌兒頭陳泰等呈稱自嘉靖元年五月十一日至今

年閏四月每日撥夫十名每夫貼好錢五十文交與夫頭曹浩隨拘曹浩供稱崔太監分付五城每日撥夫十名每夫辦錢五十文打點管家及掌案李陽鳳梁方等用等因題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黏送到司查提問今奉前因見得前項人犯未經審問有碍職守呈乞施行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作頭宋鈺所告及巡城御史劉黼所參李陽鳳等撥置科斂等情事亦頗小忽聞奉旨取付鎮撫司打問臣等不勝

驚駭切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太祖以鎮撫司非法陵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

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皇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膚愬或手假以濟其私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崔文等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祇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夫土下物也土而上之此下蒙上之徵日君象也日而掩之此臣蔽君之應天災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究問歸結將臣等褫職罷歸民間以為法官失職之戒緣係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階事理謹具奏聞閏四月十六日進本

月十九日奉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再乞寢内降以正法守疏

奏為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屬階事該本部奏云云奉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命惶惑罔知適從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懸命利刃無復存身之地然伏而思法者祖宗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詔旨者陛下一時之權宜也奉詔少緩罪止臣等一身若守法少移則負祖宗負朝廷得罪于天下後世矣是故臣等

寧冒違詔之誅不敢廢祖宗之法以從陛下之命抑君
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古固有行者矣漢張
釋之為廷尉渭橋犯蹕奏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而重
之是法不信於民民安所措手足乎帝曰廷尉當是也
唐戴冑為大理少卿選人詐冒資蔭太宗令論死冑據
法論流太宗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耶對曰陛下
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之不可復斷之以法

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皇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宂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膚愬或手假以濟其私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崔文等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祇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夫土下物也土而
上之此下蒙上之徵日君象也日而掩之此臣蔽君之
應天災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
小事尚爾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
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
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究問歸結將
臣等褫職罷歸民伍以為法官失職之戒緣係正法守
懲不職以杜厲階事理謹具奏聞閏四月十六日進本

月十九日奉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再乞寢内降以正法守疏

奏為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屬階事該本部奏云云奉聖

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命惶惑罔知

適從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懸命利刃無復存身之

地然伏而思法者祖宗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詔旨者

陛下一時之權宜也奉詔少緩罪止臣等一身若守法

少移則負祖宗負朝廷得罪于天下後世矣是故臣等

寧冒違詔之誅不敢廢祖宗之法以從陛下之命抑君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古固有行者矣漢張釋之為廷尉渭橋犯蹕奏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而重之是法不信於民民安所措手足乎帝曰廷尉當是也唐戴冑為大理少卿選人詐冒資蔭太宗令論死冑據法論流太宗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耶對曰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之不可復斷之以法

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曰汝能守法朕復何憂
夫糶之戴冑能執法不阿文帝太宗能從善不咈故漢
廷無冤民而貞觀之治幾致刑措國史載為美事陛下
勵精圖治方比隆堯舜舍己從人之盛而咈心之受豈
顧出文帝太宗下耶爰自正德以來權姦扇惑獄以賂
興雖元惡大憝一欲出入即奪諸法司下之詔獄比周
為姦祖宗成法為之大壞人怨天怒宗社幾危非陛下
立乾斷以綱紀於上輔臣出死力以擔荷於下豈有今

日者哉不意又有奪取刑部見問之囚付之鎮撫司以為解脫之計恐此途一開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誤陛下事不細而亂階再作重自臣始矣伏願陛下恪守成法收回成命將李陽鳳等仍付本部或都察院從公問結將臣等罷歸田里以為奉法不謹者之戒緣係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階事理謹具奏聞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九日進二十一日奉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鎮撫司問林俊等顯是違旨著回將話來

回話疏

奏為乞恩回話認罪事該校尉陳賢齎捧駕帖云云臣等看得云云據法執奏奉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欽此欽遵隨該校尉陳賢又齎駕帖前來臣等又看得云云又據法執奏奉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鎮撫司問林俊等顯是違旨著回將話來欽此欽遵臣等聞命錯愕無地措躬竊惟我祖宗分建諸司各有職統刑獄歸之法司罪無大小無不由之鎮撫司緝獲

大盜姦細訊鞫既得其情擬罪必付法司未有奪取法司未問之囚而付之推問者此我祖宗百五十餘年成法也一旦崔文以脫罪之私敢干內降駕帖取自刑部而付之鎮撫綱紀大紊臣等伏思人臣以奉公守法為職以犯顏敢諫為忠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毀之唐文宗詔左藏史盜度支縑帛經赦勿治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人臣忠愛其君者往往如是臣等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漏姦之崔文蠱惑希寵嫁左

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曰汝能守法朕復何憂夫釋之戴胄能執法不阿文帝太宗能從善不咈故漢廷無寃民而貞觀之治幾致刑措國史載為美事陛下勵精圖治方比隆堯舜舍已從人之盛而咈心之受豈顧出文帝太宗下耶爰自正德以来權姦扇惑獄以賂興雖元惡大憝一欲出入即奪諸法司下之詔獄比周為姦祖宗成法為之大壞人怨天怒宗社幾危非陛下立乾斷以綱紀於上輔臣出死力以擔荷於下豈有今

日者哉不意又有奪取刑部見問之囚付之鎮撫司以為解脫之計恐此途一開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誤陛下事不細而亂階再作重自臣始矣伏願陛下恪守成法收回成命將李陽鳳等仍付本部或都察院從公問結將臣等罷歸田里以為奉法不謹者之戒緣係正法守懲不職以杜亂階事理謹具奏聞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九日進二十一日奉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鎮撫司問林俊等顯是違旨著回將話來

回話疏

奏為乞恩回話認罪事該校尉陳賢齎捧駕帖云云臣等看得云云據法執奏奉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欽此欽遵隨該校尉陳賢又齎駕帖前來臣等又看得云云又據法執奏奉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鎮撫司問林俊等顯是違旨著回將話來欽此欽遵臣等聞命錯愕無地措躬竊惟我祖宗分建諸司各有職統刑獄歸之法司罪無大小無不由之鎮撫司緝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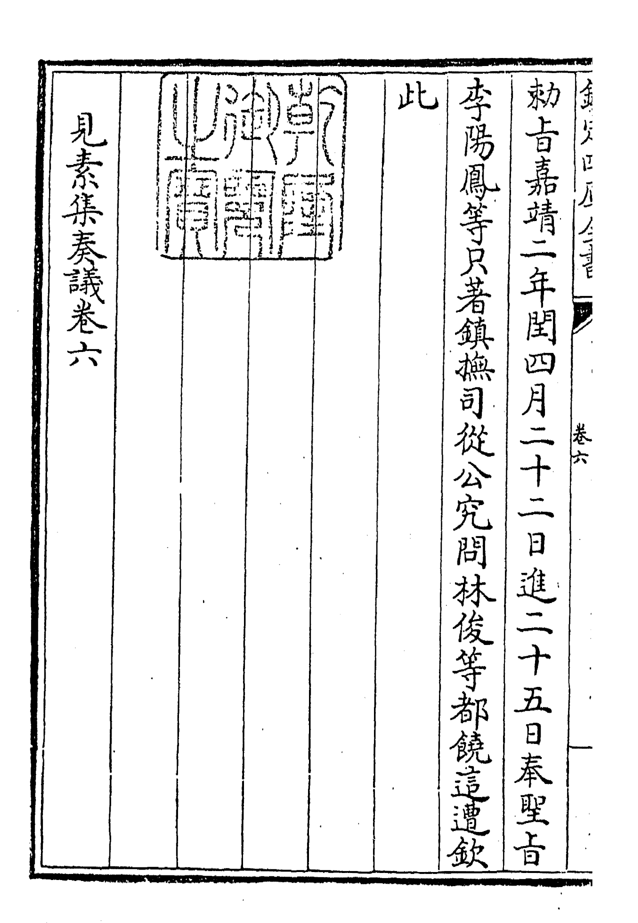
大盜姦細訊鞫既得其情擬罪必付法司未有奪取法司未問之囚而付之推問者此我祖宗百五十餘年成法也一旦崔文以脫罪之私敢干內降駕帖取自刑部而付之鎮撫綱紀大紊臣等伏思人臣以奉公守法為職以犯顏敢諫為忠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毀之唐文宗詔左藏史盜度支縑帛經赦勿治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人臣忠愛其君者往往如是臣等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漏姦之崔文蠱惑希寵嫁左

道以興齋醮蕩上心耗內財扇邪俗濁亂我嘉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玩視若無顧敢沮滅成法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等深為此懼申論祖宗大法之不可廢而人愚言突力欲回天跡若違旨罪當萬死伏望聖明將臣等罷歸田里該司主事態守為因郎中員外俱差無官署印暫令列名無預可否乞賜寬宥其李陽鳳等似宜改付都察院究問以正事體公聖政臣等無任恐懼感泣願幸之至緣係乞恩回話認罪事理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日奉聖旨李陽鳳等只著鎮撫司從公究問林俊等都饒這遭欽此

見素集奏議卷六

道以興齋醮蕩上心耗内財扇邪俗濁亂我嘉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玩視若無顧敢沮滅成法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等深為此懼申論祖宗大法之不可廢而人愚言突力欲回天跡若違旨罪當萬死伏望聖明將臣等罷歸田里該司主事熊宇為因郎中員外俱差無官署印暫令列名無預可否乞賜寛宥其李陽鳳等似宜改付都察院究問以正事體公聖政臣等無任恐懼感泣願幸之至緣係乞恩回話認罪事理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日奉聖旨
李陽鳳等只著鎮撫司從公究問林俊等都饒這遭欽
此

見素集奏議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奏議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王　諤

見素集奏議卷七

明 林俊 撰

奏議二十篇

秋臺稿

奏乞致仕第三疏

奏為年老懇乞致仕事臣老至年踰力不堪出誤蒙召

命臣再辭不遂强而起再辭不遂强而入就職三月再

辭不遂而大禮有期臣子不敢言私繼之有雪之祈流賊之討聖孝悲戀啓處違和而大祀之期又近臣勉強供事凡及九月而嘉雪降流賊平聖體安大祀舉臣請老之私可自遂矣况臣年已七十有二在朝文武無臣之年亦無臣之衰氣短神昏如醉如夢近又加以痰欬失音兩膝無力不能拜起萬一蹉跌豈不貽笑班行臣一誠事君豈敢有隱臣受知四朝今日尤為奇遇心欲盡而力委不能竟與草木同其朽腐豈臣心所欲哉伏

見素集奏議卷七

明 林俊 撰

奏議二十篇

秋臺稿

奏乞致仕第三疏

奏為年老懇乞致仕事臣老至年踰力不堪出誤蒙召

命臣再辭不遂强而趨再辭不遂强而入就職三月再

辭不遂而大禮有期臣子不敢言私繼之有雪之祈流賊之討聖孝悲戀啓處違和而大祀之期又近臣勉強供事凡及九月而嘉雪降流賊平聖體安大祀舉臣請老之私可自遂矣况臣年已七十有二在朝文武無臣之年亦無臣之衰氣短神昏如醉如夢近又加以痰欬失音兩膝無力不能拜起萬一蹉跌豈不貽笑班行臣一誠事君豈敢有隱臣受知四朝今日尤為奇遇心欲盡而力委不能竟與草木同其朽腐豈臣心所欲哉伏

望聖明察臣誠悃憐臣衰邁之甚容令致仕臣林下一
日亦覆載生成之賜而猷畝餘忠尤願祈天休命無怠
於垂成經國遠猷尚咨於黃髮無任感激求憐之至謹
具奏聞嘉靖二年正月十七日進二十日奉聖旨卿操
履正直譽望素隆經國遠猷咨詢方切况赴召未久豈
可屢疏引年求退以遂高尚之私宜照舊供職所辭不
允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四疏

奏為衰老委難跪拜負罪哀鳴懇乞致仕事臣衰老不任跪拜近又加以痰喘潮熱疏乞致仕荷蒙温旨諭留及別催亟出臣再疏患病又蒙暫免朝叅在部調理者臣感激憂惶惟知有泣何為而來亦何為而言去聖明千載之遇責以輔成新政斯其所以來而元良在御百度咸貞根盤紐結之姦解紓而消沮以盡仁賢効用運祚靈長嘉靖之治視中宗為過循而上堯舜無難也國是仰荷聖裁元弼舊老皆足安其位以行其志而直臣

勁士亦足發其藴以盡其詞羣賢和朝天休載集臣若可以言去而論者猶若未宜不知臣之私甚有不得已者臣年七十有二血氣衰頹跪拜無力早朝之拜幾不能起者數次部堂之拜跌者一次其他俱待人扶萬一跌倒班行臣何面目而出臣有衰之日無健之期閉門學拜轉見搖曳數奇遇晩無足自立清明之朝言之赧楚臣忠愛之私容在位有間耶況代臣之任皆優數倍之賢臣實無害言去伏望聖慈憐臣懇切至懷容臣照

舊致仕乘此天暖五月盡可以到家夏深則熱秋則瘴冬則寒皆非老病所堪臣無任祈請懼瀆俟罪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二月十二日進十五日奉聖旨卿清忠大節著在先朝召用以來每有論奏朕多嘉納如何固欲求去偶有微疾宜照前旨善加調理痊可之日亟出供職贊成新政以副朕眷注至意毋煩再辭吏部知道

患病定奪印信疏

奏為患病事臣衰老無力兩膝拜跪難起今年正月初

望聖明察臣誠悃憐臣衰邁之甚容令致仕臣林下一日亦覆載生成之賜而猷衄餘忠尤願祈天休命無怠於垂成經國遠猷尚咨於黃髮無任感激求憐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正月十七日進二十日奉聖旨卿操履正直譽望素隆經國遠猷咨詢方切況赴召未久豈可屢疏引年求退以遂高尚之私宜照舊供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四疏

奏為衰老委難跪拜負罪哀鳴懇乞致仕事臣衰老不任跪拜近又加以痰喘潮熱疏乞致仕荷蒙溫旨諭留及别催亟出臣再疏患病又蒙暫免朝參在部調理者臣感激憂惶惟知有泣何為而來亦何為而言去聖明千載之遇責以輔成新政斯其所以來而元良在御百度咸貞根盤紐結之姦解紓而消沮以盡仁賢効用運祚靈長嘉靖之治視中宗為過循而上堯舜無難也國是仰荷聖裁元弼舊老皆足安其位以行其志而直臣

勁士亦足發其藴以盡其詞羣賢和朝天休戴集臣若可以言去而論者猶若未宜不知臣之私甚有不得已者臣年七十有二血氣衰頽跪拜無力早朝之拜幾不能起者數次部堂之拜跌者一次其他俱待人扶萬一跌倒班行臣何面目而出臣有衰之日無健之期閉門學拜轉見揺曳數奇遇晚無足自立清明之朝言之靦楚臣忠愛之私容在位有間耶況代臣之任皆優數倍之賢臣實無害言去伏望聖慈憐臣懇切至懷容臣照

舊致仕乘此天暖五月盡可以到家夏深則熱秋則瘴冬則寒皆非老病所堪臣無任祈請懼瀆俟罪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二月十二日進十五日奉聖旨卿清忠大節著在先朝召用以來每有論奏朕多嘉納如何固欲求去偶有微疾宜照前旨善加調理痊可之日亟出供職贊成新政以副朕眷注至意毋煩再辭吏部知道

患病定奪印信疏

奏為患病事臣衰老無力兩膝拜跪難起今年正月初

二日拜文廟歸感風寒痰欬大作十二日十三日强勉
郊壇供事加感風寒痰欬又大作頭痛面腫潮熱諸證
併作臣奏乞致仕荷蒙溫旨諭留又蒙令臣亟出供職
緣臣疾未愈力猶不能拜未敢報名謝恩赴部管事伏
望聖明容臣暫住朝房調治旬月原掌印信乞於左侍
郎顧鼎壽右侍郎臧鳳内定委一員暫掌謹具奏聞嘉
靖二年二月初一日進初四日奉聖旨卿既偶有微疾
暫免朝參宜在部善加調理以副委任至意印信照舊

管掌該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五疏

奏為衰老委難支持冐昧塵瀆懇祈休致事臣年七十一兩乞致仕年七十二又兩乞致仕重蒙溫旨諭留贊成新政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臣非土木敢忘驅使竊惟仕貴逢時道先量己自古舊臣有病而猶留老而猶赴有年至而不出有終身未嘗造朝君子均有取焉臣老猶强來病猶强至至又强仕仕既九月力不堪居禮

又當去天之道人之分又自有不得不止者夫老成朝著表儀若龍鍾俯傴如蔡義之兩吏扶行田千秋之小車上殿適足貽笑何謂取之臣境正如是老馬無利於末途倦鳥徒思於舊木始未之懷累疏盡之矣臣焉敢鑿虛駕妄竊高尚以自負有道之朝伏望聖明諒臣勤懇容令致仕收桑榆之景與子弟道說忠孝與父老歌詠太平皆覆載生成之德臣無任祈請懼瀆待罪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二月三十日進三月初四日奉聖

旨卿老成名德朝著表儀去年應召來京善類相慶未及一年何累疏稱疾求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出供職以副朝廷眷留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定奪印信俸給疏

奏為患病定奪印信俸給事臣年老加衰今年正月以來時患風痺潮熱痰嗽諸證閏四月加瘧夏五月初六日又加霍亂初十日强出朝參十四日加感瘧痢腸風下血脇痛諸證飲食減少精神耗瞶步履艱辛朝參管

二日拜文廟歸感風寒痰欬大作十二日十三日强勉郊壇供事加感風寒痰欬又大作頭痛面腫潮熱諸證併作臣奏乞致仕荷蒙溫旨諭留又蒙令臣亟出供職緣臣疾未愈力猶不能拜未敢報名謝恩赴部管事伏望聖明容臣暫住朝房調治旬月原掌印信乞於左侍郎顧鼎壽右侍郎臧鳳內定委一員暫掌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二月初一日進初四日奉聖旨卿旣偶有微疾暫免朝參宜在部善加調理以副委任至意印信照舊

管掌該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五疏

奏為衰老委難支持冒昧塵瀆懇祈休致事臣年七十一兩乞致仕年七十二又兩乞致仕重蒙温旨諭留贊成新政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臣非土木敢忘驅使竊惟仕貴逢時道先量已自古舊臣有病而猶留老而猶赴有年至而不出有終身未嘗造朝君子均有取焉臣老猶强來病猶强至至又强仕仕既九月力不堪居禮

又當去天之道人之分又自有不得不止者夫老成朝著表儀若龍鍾俯傴如蔡義之兩吏扶行田千秋之小車上殿適足貽笑何謂取之臣境正如是老馬無利於末途倦鳥徒思於舊木始末之懷累疏盡之矣臣焉敢鑿虛駕妄竊高尚以自負有道之朝伏望聖明諒臣勤懇容令致仕收桑榆之景與子弟道說忠孝與父老歌詠太平皆覆載生成之德臣無任祈請懼瀆待罪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二月三十日進三月初四日奉聖

旨卿老成名德朝著表儀去年應召來京善類相慶未及一年何累疏稱疾求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出供職以副朝廷眷留至意愼勿再辭吏部知道

定奪印信俸給疏

奏為患病定奪印信俸給事臣年老加衰今年正月以來時患風痺潮熱痰嗽諸證閏四月加蛀夏五月初六日又加霍亂初十日强出朝叅十四日加感瘧痢脇風下血脇痛諸證飲食減少精神耗𧄼步履艱辛朝叅管

事實切未能欲宿本部廂房調理緣諸司評議獄情終
欠安靜而少子痴僕朝房獨住亦欠周防伏望聖明容
臣朝房服藥調理原掌印信交左侍郎顏頤壽暫掌臣
又惟食食所以事事臣事既曠廢食亦難安所據俸粮
柴薪亦合暫住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進
二十九日奉聖旨卿偶有微疾宜善加調理早遂勿藥
以副朕懷印信照舊掌管俸粮柴薪不必住該衙門知
道

奏乞致仕第六疏

奏為衰病淹綿懇乞骸骨事臣晚暮龍鍾形柴骨立班行相視憐者半笑者亦半然濫廁耆舊之後危明憂治亦屬有可思者臣獨忍言去耶第衰老候朝四鼓而起退而視事辰而入晝申而出既出又為酬應所奪在強壯亦甚有不堪者況臣耶十月官滿乞歸五疏其誠得已耶而自春徂夏百疾交罹痰火上壅腸風下血左脇刺痛左足麻木寒邪心腹諸證無時而無若過時之瓜

經霜之弱草非世久物臣細思之臣同鄉同時無一人在者臣四弟已喪其三先世無七十獨臣父七十有八臣今七十有二可長存耶而肌肉內銷形容外變家人來接入門酸楚鄉人見亦悲憐其未可言去耶臣去國垂四十年非陛下臣無此之入容不知幸而數數然求去老不可壯勢然也伏望特賜曲成遂臣骸骨讓賢者路而乾綱上總泰順下交奉天德以無私溥皇仁於無外以永絕禍始基理泰平臣無任林壑願幸之至謹具

奏聞嘉靖二年六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聖旨卿以累朝耆舊新政之初特先召起典司邦禁隨事納忠多所匡救朝廷方切委任乃引疾引年屢求休致似非大臣體國之義鴻臚寺便往諭朕意宜亟起供職以副眷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謝恩疏

奏為謝恩事臣因老衰患病具本乞休荷蒙溫旨慰留遣鴻臚寺諭意亟起供職隨該鴻臚寺少卿胡侍到臣

事實切未能欲宿本部廂房調理緣諸司評議獄情終
欠安靜而少子痴僕朝房獨住亦欠周防伏望聖明容
臣朝房服藥調理原掌印信交左侍郎顧鼎臣暫掌臣
又惟食食所以事事臣事既曠廢食亦難安所據俸粮
柴薪亦合暫住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進
二十九日奉聖旨卿偶有微疾宜善加調理早遂勿藥
以副朕懷印信照舊掌管俸粮柴薪不必住該衙門知
道

奏乞致仕第六疏

奏為衰病淹綿懇乞骸骨事臣晚暮龍鍾形柴骨立班行相視憐者半笑者亦半然濫厠耆舊之後危明憂治亦屬有可思者臣獨忍言去耶第衰老候朝四鼓而起退而視事辰而入晝申而出既出又為酬應所奪在强壯亦甚有不堪者况臣耶十月官聯乞歸五疏其誠得已耶而自春徂夏百疾交罹痰火上壅腸風下血左脇刺痛左足麻木寒邪心腹諸證無時而無若過時之瓜

經霜之弱草非世久物臣細思之臣同鄉同時無一人
在者臣四弟已喪其三先世無七十獨臣父七十有八
臣今七十有二可長存耶而肌肉內銷形容外變家人
來接入門酸楚鄉人見亦悲憐其未可言去耶臣去國
垂四十年非陛下臣無此之入容不知幸而數數然求
去老不可壯勢然也伏望特賜曲成遂臣骸骨讓賢者
路而乾綱上總泰順下交奉天德以無私溥皇仁於無
外以永絶禍始基理泰平臣無任林壑顧幸之至謹具

奏聞嘉靖二年六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聖旨卿以累
朝耆舊新政之初特先召起典司邦禁隨事納忠多所
匡救朝廷方切委任乃引疾引年屢求休致似非大臣
體國之義鴻臚寺便往諭朕意宜亟起供職以副眷懷
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謝恩疏

奏為謝恩事臣因老衰患病具本乞休荷蒙溫旨慰留
遣鴻臚寺諭意亟起供職隨該鴻臚寺少卿胡侍到臣

宣諭者臣驟聞跼蹐無地措躬載惴菲凉何由報德緣

臣血證未痊風疾灸艾見今火瘡大發不能步履除病

痊赴闕叩謝外緣係謝恩事理謹具奏聞嘉靖二年六

月十三日進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奏乞致仕第七疏

奏為衰病淹延精力難强祈哀生還事臣素乏他竒老

無所用憂先愧集疾以勞加自惟踰七之境無復再壯

之期瀝誠祈哀六請未諒重蒙明旨責以體國大義遣

鴻臚寺官諭意亟起供職者峻命丁寧俯躬局促誠精力之足辨甘首領以何辭臣之情重有不得已者矣夫人飲水冷暖自知臣老當去容不自知耶抑臣言也臣家人父子亦憫臣老謂臣當去抑家人言也臣遠近鄉人亦憫臣老謂臣當去抑鄉人言也臣並列之老後行之英哲亦憫臣老謂臣當去此衆士大夫言也臣尚可無聽耶且臣素性疎慵濫竊孤尚值今衰謝若猶拖曳班行縻耗公廪使衆怒羣憎以不比之人數臣之辱殆

甚焉臣彼時而去豈如今日臣之道當去也况臣自夏以来舊證未除新證再作重以足麻灸艾痰火為加下血尤苦證奇景迫去死無多臣之勢又不得不去也伏望皇上憫臣迫切至情容回致仕使生見鄉族没安泉壤若輔成聖政内閣暨文武大臣言官諸臣固在時賜延接合併為公意必不立無惑於邪説無間以匪人則禮樂公刑罰中而政事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以共答嘉靖滋至天休臣去留何輕重哉無任戰懼激切祈憐

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進二十五日
奉聖旨耆舊在朝新政有光卿召起未久方切委任屢
疏乞休已節有旨慰留又遣禮官宣諭如何又有此奏
宜亟出供職以副朕眷遇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八疏

奏為衰老懇迫祈哀生還俯陳愚悃事臣老過神昏氣
力衰乏七乞致仕俱未蒙允重承慰以溫言責以大義
臣伏讀兢惕無地自容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而中懷展

宣諭者臣驟聞跼蹐無地措躬載揣菲凉何由報德縁臣血證未痊風疾灸艾見今火瘡大發不能步履除病痊赴闕叩謝外縁係謝恩事理謹具奏聞嘉靖二年六月十三日進奉聖㫖該衙門知道

奏乞致仕第七疏

奏為衰病淹延精力難强祈哀生還事臣素乏他竒老無所用憂先愧集疾以勞加自惟踰七之境無復再壯之期瀝誠祈哀六請未諒重蒙明㫖責以體國大義遣

鴻臚寺官諭意亟起供職者峻命丁寧俯躬局促誠精力之足辨甘首領以何辭臣之情重有不得已者矣夫人飲水冷暖自知臣老當去容不自知耶抑臣言也臣家人父子亦憫臣老謂臣當去抑家人言也臣遠近鄉人亦憫臣老謂臣當去抑鄉人言也臣並列之老後行之英哲亦憫臣老謂臣當去此衆士大夫言也臣尚可無聽耶且臣素性踈慵濫竊孤尚值今衰謝若猶拖曳班行縻耗公廩使衆怒羣憎以不比之人數臣之辱殆

甚焉臣彼時而去豈如今日臣之道當去也况臣自夏
以来舊證未除新證再作重以足麻灸艾痰火為加下
血尤苦證奇景迫去死無多臣之勢又不得不去也伏
望皇上憫臣迫切至情容回致仕使生見鄉族没安泉
壤若輔成聖政內閣暨文武大臣言官諸臣固在時賜
延接合併為公意必不立無惑於邪説無間以匪人則
禮樂公刑罰中而政事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以共荅
嘉靖滋至天休臣去留何輕重哉無任戰懼激切祈憐

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進二十五日
奉聖旨耆舊在朝新政有光卿召起未久方切委任屢
疏乞休已節有旨慰留又遣禮官宣諭如何又有此奏
宜亟出供職以副朕眷遇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八疏

奏為衰老懇迫祈哀生還俯陳愚悃事臣老過神昏氣
力衰乏七乞致仕俱未蒙允重承慰以溫言責以大義
臣伏讀兢惕無地自容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而中懷展

轉舊證新疾盖誠有不能留者謹復疏祈哀夫仕以行

道也其盛衰以氣其動息以時天之氣盛於夏衰於冬

冬天之所息也人之氣盛於壯衰於老老人之所息也

臣年過七十宜息而動是為違天所謂鐘鳴漏盡不休

者也況舉朝無臣之老而朝房假宿每疾稍加則客骸

無寄生還之念安得以不蚤哉方今聖明在上朝多君

子無害臣之去亦無害聽臣之去而將歸之言聖明納

焉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臣鄭舟楫魚水之喻

可見矣我孝宗首起舊臣尚未延接一旦天啓其衷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與文武之臣時賜宣召劉大夏戴珊召尤多每幄前咨議移時方退乃歎曰豈知軍民貧至是又問安得泰平如帝王時大夏對曰但事事皆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臣如健如大夏者不少陛下宣召果如孝宗事事皆與臺閣議當而行亦果如孝宗大治未有不如孝宗者若徒取具觀何裨政理孝宗因治成治陛下

因亂成治者也釐革雖若有紀而妨政害治亦若可思夫必無可指之釁方無可乘之機是固君臣所當自盡而司禮親臣又同心其間庶内外協和大小純一是謂大和而天地之和應長治久安無出於此伏望聖明用臣之言遂臣之去若再淹時月恐有終焉之悔平生易退之懷老則悖矣無任懇迫祈哀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七月十七日進二十二日奉聖旨卿以先朝耆舊自起用以來慎重法守屢進讜言新政之初方切委任

乃固求休退再覽今奏益見懇切忠愛至意特允所請還加太子太保寫勑著馳驛還鄉有司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歲時以禮存問該衙門知道

辭免致仕渥恩疏

奏為辭免優渥事臣起應召命衰老乞歸疏八上尚蒙聖明俞允加太子太保馳驛還鄉月給食米歲撥人夫應用者生還載遂縟典複頒喜幸滋深感愧奚極竊惟知止知足人臣之大分而賜秩賜禄金幣輿馬之賜皆

轉舊證新疾蓋誠有不能留者謹復疏祈哀夫仕以行
道也其盛衰以氣其動息以時天之氣盛於夏衰於冬
冬天之所息也人之氣盛於壯衰於老老人之所息也
臣年過七十宜息而動是為違天所謂鐘鳴漏盡不休
者也況舉朝無臣之老而朝房假宿每疾稍加則客骸
無寄生還之念安得以不蚤哉方今聖明在上朝多君
子無害臣之去亦無害聽臣之去而將歸之言聖明納
焉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臣鄭舟楫魚水之喻

可見矣我孝宗首起舊臣尚未延接一旦天啓其衷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與文武之臣時賜宣召劉大夏戴珊召尤多每幄前咨議移時方退乃歎曰豈知軍民貧至是又問安得泰平如帝王時大夏對曰但事事皆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令大臣如健如大夏者不少陛下宣召果如孝宗事事皆與臺閣議當而行亦果如孝宗大治未有不如孝宗者若徒取具觀何裨政理孝宗因治成治陛下

因亂成治者也釐革雖若有紀而妨政害治亦若可思夫必無可指之釁方無可乘之機是固君臣所當自盡而司禮親臣又同心其間庶内外協和大小純一是謂大和而天地之和應長治久安無出於此伏望聖明用臣之言遂臣之去若再淹時月恐有終焉之悔平生易退之懷老則悖矣無任懇迫祈哀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七月十七日進二十二日奉聖旨卿以先朝耆舊自起用以來慎重法守屢進讜言新政之初方切委任

乃固求休退再覽今奏益見懇切忠愛至意特允所請還加太子太保寫勅著馳驛還鄉有司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歲時以禮存問該衙門知道

辭免致仕渥恩疏

奏為辭免優渥事臣起應召命衰老乞歸疏八上倚蒙聖明俞允加太子太保馳驛還鄉月給食米歲撥人夫應用者生還載遂縟典複頒喜幸滋深感愧奚極竊惟知止知足人臣之大分而賜秩賜祿金幣輿馬之賜皆

人君之大恩古固有行者矣然必年德高劭勳望殊絶之老則賜既不虛受亦自副臣何名與此格外之辱哉以名器則濫以物力則出自民民方窮臣何忍重困之然亦豈臣之辭足紓其力哉盡臣心也前十數年臣起西蜀征藍鄢征曹方若涉徼勞陞賞金幣再辭不受明非所以起之意苟先帝垂憐臣已致仕猶差人齎至臣家臣始赧顏登拜臣今之起值境衰遲無力展布以仰裨新政萬分而渥恩稠疊心豈能安所有馳驛臣謹叩

領外其加太子太保食米人夫俱乞收回成命俯遂臣私免既老之年蹈在得之戒臣無任感戴生全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進二十六日奉聖旨成命已下不必辭該衙門知道

辯李夢陽獄疏

題為别忠邪昭勸戒以圖治安事該欽差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何　題為前事據河南按察司呈問得犯人李夢陽招稱原任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在任時宸濠知

夢陽頗有文名時常討要詩文夢陽不合與伊交結正德七年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互相訐奏蒙行總制陳都御史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按察使鄭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就不合將跟隨鄭岳門子拘送宸濠拷打逼供鄭岳無名贓私奏蒙欽差大理寺卿燕 勘問參奏鄭岳為民夢陽有虧士行冠帶閒住正德九年夢陽回還河南省城居住正德十四年宸濠差監生方儀齎周易古註一部龍掛香一百枝前到夢陽家求作陽

春書院序文幷小蓬莱詩夢陽作詩二首付與並不知宸濠叛逆情由等情問擬夢陽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誣告人流罪所誣罪三等減等徒罪節經駁問仍依原擬呈解到臣看得犯人李夢陽本以文字内交宸濠方在任之時已嘗附勢借威逞私誣善比擬前律似亦相應但事未勘結且犯在革前罪猶未盡其罷閒之後仍復通情修好受饋作詩雖未共謀有同助逆況事已彰聞却隱情不首於法難容今臣推情引律

人君之大恩古固有行者矣然必年德高劭勲望殊絶之老則賜既不虚受亦自副臣何名與此格外之辱哉以名器則濫以物力則出自民民方窮臣何忍重困之然亦豈臣之辭足紓其力哉盡臣心也前十數年臣起西蜀征藍鄢征曹方若涉微勞陞賞金幣再辭不受明非所以起之意荷先帝垂憐臣已致仕猶差人齎至臣家臣始赧顔登拜臣今之起値境衰遲無力展布以仰裨新政萬分而渥恩稠疊心豈能安所有馳驛臣謹叩

領外其加太子太保食米人夫俱乞收回成命俯遂臣私免既老之年蹈在得之戒臣無任感戴生全之至謹具奏聞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進二十六日奉聖旨成命已下不必辭該衙門知道

辯李夢陽獄疏

題為别忠邪昭勸戒以圖治安事該欽差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何　題為前事據河南按察司呈問得犯人李夢陽招稱原任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在任時寢濠知

夢陽頗有文名時常討要詩文夢陽不合與伊交結正
德七年夢陽與廵按御史江萬實因事互相訐奏蒙行
總制陳都御史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按察使鄭岳因
與夢陽言語相激就不合將跟隨鄭岳門子拘送宸濠
拷打逼供鄭岳無名贓私奏蒙欽差大理寺卿燕　勘問
糸奏鄭岳為民夢陽有虧士行冠帶閒住正德九年夢
陽回還河南省城居住正德十四年宸濠差監生方儀
齎周易古註一部龍掛香一百枝前到夢陽家求作陽

春書院序文并小蓬萊詩夢陽作詩二首付與並不知
宸濠叛逆情由等情問擬夢陽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
實者罪亦如誣告人流罪所誣罪三等減等徒罪節經
駁問仍依原擬呈解到臣看得犯人李夢陽本以文字
内交宸濠方在任之時已嘗附勢借威逞私誣善比擬
前律似亦相應但事未勘結且犯在革前罪猶未盡其
罷閒之後仍復通情修好受饋作詩雖未共謀有同助
逆況事已彰聞却隱情不首於法難容今臣推情引律

議得李夢陽所犯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减等杖一百徒三年緣本犯原已節奉欽依冠帶閑住今又犯該前罪干碍行止有虧例該為民合無照舊仍發冠帶閑住惟復照例為民或別有定奪通乞聖裁等因奏奉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犯人李夢陽與原任布政使今任大理寺卿鄭岳俱有時名同為宸濠所忌李夢陽與廵按御史江萬實訐奏事情鄭岳兩與善處反激其怒妄起事端宸濠乘之中傷本犯遂為

士論不齒亦坐閒廢但其居住河南與江西相去寫遠宸濠行逆又在本犯回家七年之後似無交通知謀之情以故司府擬杖比徒數四至巡撫始擬比依知謀反而不首徒罪終涉過深合無仍照先奉欽依閒住惟復別有定奪伏乞聖明裁處緣奉欽依法司知道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既已閒住了罷欽此

按張龍疏

題為稽古訓陳時政以謹聖治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馬録題稱問得張龍犯該諸衙門官若與近侍人員互
相交結漏泄事情貪緣作弊而符同奏啓者律斬秋後
處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縁犯在革前奏請定奪㕘照
張龍罪雖遇革縁人品卑汚不顧廉恥交結權姦中傷
善類情犯可惡若照常發落無以警戒將來伏乞聖裁
合無將張龍從重發落惟復别有定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廵按直隷監
察御史馬録題稱問過犯人張龍犯該諸衙門官與近

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縁作弊符同奏啓斬罪
犯在革前及參本犯交結權姦中傷善類乞要從重發
落一節為照張龍先任給事中選陞通政司參議已為
朝論不容被劾降灤州同知後夤縁内侍歴陞府同知
知府又結錢寧陞右通政節經科道糾劾倚錢寧等為
心腹力為營救恣情班行畧無愧容指倚錢寧名目誆
騙王通銀一千一百兩徐漢與銀五百兩金一百兩金
寳絛環鈎帶等項其私與過銀又不知其數所據本犯

議得李夢陽所犯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減等杖
一百徒三年緣本犯原已節奉欽依冠帶閒住今又犯
該前罪干碍行止有虧例該為民合無照舊仍發冠帶
閒住惟復照例為民或别有定奪通乞聖裁等因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犯人李夢陽
與原任布政使今任大理寺卿鄭岳俱有時名同為宸
濠所忌李夢陽與廵按御史江萬實訐奏事情鄭岳兩
與善處反激其怒妄起事端宸濠乘之中傷本犯遂為

士論不齒亦坐閒廢但其居住河南與江西相去寫遠宸濠行逆又在本犯回家七年之後似無交通知謀之情以故司府擬杖比徒數四至廵撫始擬比依知謀反而不首徒罪終涉過深合無仍照先奉欽依閒住帷復别有定奪伏乞聖明裁處緣奉欽依法司知道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旣已閒住了罷欽此

按張龍疏

題為稽古訓陳時政以謹聖治事廵按直隸監察御史

馬録題稱問得張龍犯該諸衙門官若與近侍人員互
相交結漏泄事情貪緣作弊而符同奏啓者律斬秋後
處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緣犯在革前奏請定奪參照
張龍罪雖遇革縁人品卑污不顧廉恥交結權姦中傷
善類情犯可惡若照常發落無以警戒將来伏乞聖裁
合無將張龍從重發落惟復別有定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馬録題稱問過犯人張龍犯該諸衙門官與近

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作弊符同奏啓斬罪犯在革前及參本犯交結權姦中傷善類乞要從重發落一節為照張龍先任給事中選陞通政司參議已為朝論不容被劾降灤州同知後夤緣內侍歷陞府同知知府又結錢寧陞右通政節經科道糾劾倚錢寧等為心腹力為營救恣情班行畧無愧容指倚錢寧名目誆騙王通銀一千一百兩徐漢興銀五百兩金一百兩金寶條環鈎帶等項其私與過銀又不知其數所據本犯

奔競朋黨夤緣轉官黷貨稔姦變亂成法罪不止於亂
政若依擬革免委涉輕縱合無將本犯改擬比依在朝
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秋後處决仍咨都察院
轉行直隸監察御史監候審决庶王法無私巨姦知畏
等因奉聖旨是張龍依擬處决欽此

正廖鵬等獄疏

題為辯明姦黨讐陷舉家性命寃抑無伸懇乞天恩比
例發遣充軍分釋情罪存憐殘生等事該見監犯人廖

鵬齊佐王璥各具本奏辯俱奉聖旨法司看了來説欽此欽遵通抄到部案查先該本部等衙門會問得廖鵬齊佐王璥俱犯該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斬罪秋後處決妻子為奴財産入官節奉聖旨是廖鵬等三名各依律處決欽此監候處決間今奉前因看得見監朋黨亂政斬罪犯人廖鵬齊佐王璥各因勅諭差官錄囚奏要比例寛宥發遣一節為照廖鵬齊佐王璥與已處決錢寧納賄招權朋交黨惡罪貫已盈人神共憤而

廖鵬出入諸凡流毒兩省尤為首惡元兇先該多官會
問明白節次會審情真科道等官類奏處決即今未正
典刑已為下怫人心上干天變各犯乃敢飾詞奏辯冀
圖幸免該科各行參論誠為有見臣等伏覩勅諭内開
屢審情真者法難宥免及節該奉明旨不當宥而宥皆
足致災欽此欽遵所據廖鵬齊佐王瓛法無可生天醜
其惡俱節審情真不當宥人數合無行令該司牢固監
候處決緣節奉欽依法司看了來說事理覆題奉聖旨

是各照前旨依律牢固監著欽此

論內臣犯法當付法司推讞疏

題為私開倉廒擅放料豆侵欺錢糧違法事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奏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豆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於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聖旨是賈全等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

寺審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太祖愼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然後告成於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内臣有犯多付司禮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終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録然後付之司禮庶成法具存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定守臣等不勝顒幸緣係奉欽依是賈全等送司禮監奏請

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事理嘉靖元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十八日奉聖旨卿等說的是賈全已發落了欽此

平大法疏

題為平大法以召大和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先為建言民患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實參稱内使葛景盧佐違法事情該本部覆題奉聖旨葛景盧佐糜費廩給占用夫船本當提問且饒這遭欽此又為乞治倚勢挾

讐陷死平人允犯以公法令事該刑給事中劉濟等叅稱先鎮守太監劉寶并伊弟錦衣衛中所副千戶劉文挾讐誣陷等因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劉文已有旨了劉寶既去任都免提問欽此又該河南清吏司案呈皇城守衛事該犯人梅清招稱西中等門左少監李舉用內使范寶薛安奉御劉孟陽强索贓銀等情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李舉用等不必提都著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廣東清吏司案呈為陳情辯明分豁誣

害事該本部題看得内宫監右監丞李文昌長隨劉景暈陽和史監張馳保内使甄受劉景爵李囊强索財物合行提問等因節該奉聖旨李文昌等不必提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廣西清吏司案呈為守衛事該給事中王瑄等叅稱長隨李文賢於金水河内淹死家人李優子等因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死的已相視明白了各該官員都免提問欽此欽遵看得内使葛景盧佐强索廩給占用夫船羅織挾騙倚勢賤買千户劉文爭

占樂婦挾讐陷死田瀾太監劉寶聽信撥置鍛鍊害人俱難輕貸左少監李舉用內使范寶薛安奉御劉孟陽剝削軍士索要贓銀右監丞李文昌等承委管工強索財物長隨李文賢禁窖之地渰死人命俱屬違法律當提問今俱奉欽依免提不必提不惟廢法長姦亦且事難歸結合呈查處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坊官邪齊民志也今

法干于内臣至内臣之親屬者皆得饒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内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作姦犯科而無法以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邪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内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惟外臣有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二司守巡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敘大約三數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内臣所無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祇見參論之多若偏於外臣者

實非敢輕重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而司禮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三無私晝一不二疏戚貴賤內外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罔干予政泰和之治成矣若彼此猜疑殆非國家之福亦非內外臣之利也臣等無任勤惓縁係平大法以名大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已各有旨了欽此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題為訪獲事該錦衣衛鎮撫司題稱少監王玘等軍匠陳俊等偷盜內府財物緣由奉聖旨是陳俊等并任氏送法司擬了罪來說王玘等送司禮監奏請發落未獲的著挨拏送問守門守衛內外官軍本當查究但既無的記日期罷張德王等饒他欽此欽遵將陳俊等開送前來各問罪送大理寺待報發落外該本部看得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

專矣不謂王玘盧能韋祥霍通韋訓范誨蒙浩孫忠李忠董鏞息堂王廷佑甄得盧良李惠張約李進郭靖大肆姦貪串同陳俊等恣意侵盜銀共二千七十九兩紵絲絹布共一千餘匹紵絲紬絹衣服共二百領又有金鈕玉束等物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如何一起事發如是各起未事發何如中間侵隱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令被該

厰訪出宜示大戒頋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内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邪成化間刑部陜西司一起内使張來保盜昭德宫財物計贓約銀百两問擬盜内府財物斬罪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即押赴市曹處決掌宫太監被累知罪人不行捕告亦發南海子充淨軍夫昭德之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内府公家之積内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巵犀

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邪書君曰辟曰宥臣曰
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中此
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為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姦所
據王玘盧能等一十八員名似宜下之有司明正其罪
太監張德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提
究問如律庶羣姦屏息積弊一清緣王玘張德玉等俱
內臣及係治盜臣以防耗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奉聖旨是王玘等已各打五十降小火者發南京打更

了張德玉并該日守門守衛內外官軍已有旨了欽此

辯王元愷等獄疏

題為恤刑獄以新初政以荅天戒事會審得三名王元愷盩厔縣人由進士兵科給事中致仕楊儀永壽縣人歷陞參政革職馬黑眼盩厔縣樂工俱西安府內王元愷招稱乾州為民御史令死宇文鍾落職回家狂放無度與令死樂婦劉四十三往來姦住正德七年間宇文鍾前來本縣仰天池等處占買莊田舉放私債及能與

衆浮沉人皆趨附又將元愷訕謗以此成讐又與今死
崔仕仁時常縱酒講論時事正德九年二月初八日在
官王進收藏妖書三本不合傳用惑衆俱係行軍破陣
驅神攝鬼起雲動雨破天兵立乾坤等項符呪宇文鍾
同崔仕仁王進各時常講解傳用惑人本年日月不等
在官田山李銳各因强盜搶奪事發問擬充軍逃回俱
投宇文鍾跟用聽從講論妖書楊儀義男婦青梅被宇
文鍾見伊姿色誘引為妾楊儀以此嗔怪遂絕往來又

因屈聰訐告楊儀地土姦情楊儀疑是宇文鍾主使益加讐恨正德十三年七月内劉四十三與宇文鍾姦住情濃說稱我夜夢見爾家照壁金龍覆草等語本年九月内宇文鍾置酒叫到樂婦劉關寶今死樂工王林唱飲各散馬黒眼舊與王林爭婚有隙不合妄揑宇文鍾向王林說稱爾是好漢我與銀二十兩置買什物待我起手之日調用等情向元愷報說元愷思起前恨又不合將袁潔王介今死焦思聰揑作宇文鍾糾聚無賴圖

謀作亂商議駕在榆林日久城内見無人馬我等潛奪省城甚無難事等情親來陜西報與知府劉祥差人查訪正徳十四年七月内宇文鍾弟生員宇文評在府考試不中責打閆宇文評稱説看家凡分上知府劉祥益加怒罵宇文鍾閗知要尋劉祥事情訐奏劉祥切齒怪恨本月内楊儀因宇文鍾前讐要得陷害知伊親家楊宏見任後府都督僉事却佯為好意作書恐動内云舍親伯秀在樓觀招集亡命之徒及銀茶僧道謀為鄧滿

之舉以取滅宗之禍幸遇王黄門通三司撓散吾輩免池魚之殃但詒金龍覆旱之祥此心尚未脫去等情楊宏看係重事不敢隱匿只得舉首行間本年八月内崔仕仁將扇一把題詩内云其中或有龍潛隱一朶卿雲手上飛又一首内云炎涼葢世惟安待六合茫茫任所飛等項語句本月二十一日劉祥訪得王進與守文鍾崔仕仁妖言事情及田山李鋭備知来歴哄叫到府將守文鍾同崔仕仁王進講論妖言真情說出劉祥就令

田山等出首劉祥要得重陷宇文鍾重罪添作田山李銳各稱山爲事充軍回家因慣習武藝妖人王進叫山并李銳在於宇文鍾家糾合商議向山言說你們好漢從我如何又令崔仕仁以法相山有兩重天權要起反心令山聽從及要與山法藥一丸喫用但喫了就迷心性從伊調用王進有法常在水中藏住又知天勢各處招下人馬要在十月中自乾地起手往鳳翔復到陝西圖坐秦府作宇文王及訪得宇文鍾去年因駕在榆林

時窺得守巡官俱出城曾要起手城外用王進以妖書
惑人城內崔仕仁以藥及相術惑人山等恐怕事發罪
重口首知府劉祥外為此具狀首鎮守劉太監處劉祥
亦將元愷前項告變情由稟知劉太監當差官舍人等
將王進崔仕仁捉獲王進隨身搜出妖書一本崔仕仁
原題詩扇一把又於王進家內搜妖書二本水遁尿胞
一箇弓箭等器俱送鎮守衙門究問閻田山李銳各又
不合將今死劉子玉淡聰陳連白元張勉張璠各口告

同謀元愷楊儀聞知要得糓成反逆大獄各不合乘機元愷將令死焦杲單得海等楊儀將令死呂節徐三英等馬黑眼等亦不合將王林俱報同謀本府分投差人當將有名人數捉獲又向宇文鍾家内搜獲鎖子甲斗牛撒袋遏箭鉞斧銅鼓等器俱行三司轉行知府劉祥四衛掌印指揮把鉞等會問各不合不行查審真情以致劉祥將宇文鍾崔仕仁王進并淡聰呂節等用刑拷訊宇文鍾等妄招與袁潔時常講論要謀起手自置飛

誓飲血酒及到龍泉寺殺宰牛羊領衆祝天稱説佑我
動兵爭得天下江山用銀十萬重脩寺院并添脩黒虎
玄壇義勇武安廟禮畢置酒大會各演鎗演刀演馬演
弓及稱我是宇文王後代有人夢我金龍旱體等語却
又加封衆人五府六部官職省城改作順天府等項虚
情連人呈解都布按三司會審閻都督楊宏將前書信
備由呈蒙兵部移咨巡撫鄭都御史會鎮守劉太監巡
按陳御史各案行三司仍併行知府劉祥指揮把鉞等

通提事內干審人犯再問各亦不合不行研審仍照劉
祥等原問招情取供呈解都布按三司掌印守巡等官
不合不行駁勘體實仍具原取供詞呈解鎮巡衙門間
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蒙欽差頭目帶同夜不收前来
吊取宇文鍾等蒙鎮巡衙門各差官將文鍾等四十八
名口并元愷楊儀等管解軍門行至中途徐三英等三
名病故餘犯轉送南京刑部錦衣衛監候間宇文鍾郝
舟焦恩聰王林周綰楊氏武朝用李智在監各病故後

將各犯解至臨清通州等處崔仕仁馬萬疆淡聰呂節
劉子玉罩得江張璠病故到京將王進等解送錦衣衛
鎮撫司監候焦杲袁一臯張勉白元翚得海楊世英在
監病故元愷并楊儀田山李鋭馬黑眼劉四十三俱被
江彬脫放劉四十三亦故正德十六年六月内蒙錦衣
衛將王進等奏送刑部及元愷袁潔各具本奏行本部
題奉欽依移咨都察院備行巡按陜西喻御史案行本
司轉行各該掌印等官勘問閻嘉靖元年二月初八日

楊世全在監病故蒙將元愷等人卷提吊到官會審前
情明白及審據元愷等執稱已故焦杲焦思聰輩得海
輩得湖楊世英輩得江馬萬疆楊世全郝舟原係元愷
揑告袁一臯楊氏亦係告内人犯家屬淡聰陳連白元
原係田山揑告張勉張璠劉子玉原係李銳揑告王林
原係馬黑眼揑告徐三英吕節周綰劉四十三原係楊
儀各誣報致累身死是的問擬王進妖書傳用惑衆斬
罪王元愷楊儀田山李銳馬黑眼俱比依誣告人因而

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者律絞罪奏奉欽依各依擬
處決監候間今會審解到審得王進捜有妖書田山李
銳各有告狀各情真罪當照例監候聽決内王元愷楊
儀馬黑眼稱寃不服臣等切詳宇文鍾黨結逆瑾因而
落職放肆無忌猖狂自恣講論時事傳用妖言情向未
卜金龍兆夢招納叛亡心迹難明味黨人題扇詩句隱
然包藏亂機王元愷楊儀私書傳報雖以田地小嫌而
為報怨復讐之舉竊恐江湖隱憂不無防微杜漸之意

若非劉祥之挾恨戳告劉寳之圖利妄拏則元愷之傳報徒託空言楊儀之私書終為故紙且拏問成招俱出劉祥之鍛鍊而同讞來歷又多宇文鍾之自招况自來謀叛事每起於妖言今妖言是實跡亦涉於疑似使罪死俱為平人則文鍾之妖言惑衆而衆者果為誰耶是以陝之巨室宦族始聞其事各懷狐兎蛇草之驚同為王元愷楊儀之致怨事久論公及鄉民耆老得蒙曲突徙薪之恵者遮路哭訴願為元愷楊儀之代死即今王

進等果又率衆反獄逃叛則元愷楊儀馬黑眼之情罪
通可矜疑臣等看得本官會審王元愷楊儀馬黑眼前
情俱可矜疑等因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部尚書
林俊等具題奉聖旨是這情可矜疑的都饒死各押發
邊衛永遠充軍係人命的還著實打一百發遣欽此

見素集卷七

見素集䟦

先大父宫保公生平著作幾四百卷少司馬山齋鄭公與太史希齋黄公嘗編次之諸父憲副寒谷公摘其詩梓于衢少司馬省吾公摘其文梓于廣先考大夫採其續稿梓于家雖地僻一隅其詩文得流布滿天下壬戌之變往時版籍蕩在烟塵海内名公多愛之索之愧不能應命又懼前光從兹遏佚祖不揣時詘謹録奏疏數篇先登諸梓以宫保公忠誠肝膈之所注也全集且圖

續成之以竭力所能如所未能亦竊仰冀海內諸公有好賢如寒谷省吾二公焉隆慶元年季夏朔旦孫男及祖謹識